

<<英国情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英国情人>>

13位ISBN编号：9787802440692

10位ISBN编号：7802440696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现代出版社

作者：虹影

页数：1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英国情人>>

内容概要

《英国情人(最新修订版)》改得最少，想得最多，仿佛一提笔，所有文字就在那儿。都知道这《英国情人》以前叫《K》，国内最早版本是花山文艺社，也都知道被长春法院禁掉，也就有了法院同意出的春风文艺社的《英国情人》版本。

<<英国情人>>

作者简介

虹影，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美食家。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

代表作有长篇《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等，诗集《鱼教会鱼歌唱》、《沉静老虎》等。

现居北京。

有5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

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评为《中国图书商报》十大女作家之首，被《南方周末》、新浪网等评为2002-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K——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 Year十大好书之一。《饥饿的女儿》被台湾选为青少年自选教材。

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2008年年度书。

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

<<英国情人>>

书籍目录

遗书那个地方叫青岛烛光晚宴只好梦中遥望海上的灯塔我不能像渴望海洋那样渴望你在火车上读她的小说修行爱和欲中国丝绸试妻第一次见到艾克顿爵士让我们上香山让我们上香山螃蟹的美战争将至, 拿走我的心还有我们的青岛虹的形象还是渴望海洋“不嫉妒”走上正轨与易在一起K是第一因为龙舌兰花开让我快快看到你K给裘利安的诗附录一 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附录二 走进裘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附录三 答杨少波八问

<<英国情人>>

章节摘录

遗书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军发动布鲁奈特战役，以解救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被围之险。

好几个旅的国际纵队投入战斗，伤亡惨重。

叛军有德国一百架飞机助战。

救护车在公路上，目标暴露，虽然顶篷漆着巨大的红十字，一样被德国飞机追袭。

中旬战事更紧，从前线撤下伤员越来越困难。

他已经几次躲过飞机追袭。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开了一辆刚修复的卡车改装的救护车上前方。

返回的路上，他听到讨厌的德国飞机又在狼嚎般扑来。

笔直的土路太窄，无法曲折前行，两边田野太暴露，已来不及撤下伤员。

他只能大踩油门，拼命加速，仔细辨听飞机的狂吼声，在俯冲到底最后的一刹那，他突然狠踩刹车，自己一埋头俯身在座位上。

随着刹车的尖叫，两颗炸弹落在汽车正前方，爆炸气浪几乎把车掀翻，弹片打烂了引擎。

水箱破了，蒸气带着嘘叫乱喷。

飞机呼啦一声又拔高了。

他爬出车座，抖落一身碎玻璃，骂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脏的话，瞧着飞机远扬。

后面车厢的护士，虽然他警告过，还是撞得不轻，伤员更是狂声叫疼。

此时，马德里正在召开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纪念西班牙内战一周年，会议邀请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诗人”去演讲。

他却觉得不必去参加文人激昂的空谈，前线也的确缺乏救护车司机。

毕竟，在炸弹的呼啸中，行动，是最有力的诗句。

卡车没法开了，他只能等着后面一辆车接过伤员。

回到医院，他立即换了一辆卡车开出去。

这次他的运气到了尽头：一颗炸弹就在卡车边上爆炸，半边车厢与驾驶室都被炸烂。

后面的车赶了上来，把冒烟燃烧的车上活的人与死者抢抬出来。

他被抬到爱斯柯利亚英国志愿医疗队，身上脸上盖满尘土血污。

医生发现弹片深嵌入他的胸腔。

已经不能动手术：手术只会加速死亡。

满地伤员，医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

有个护士专门照顾医生不管的伤员，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

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脸色惨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

护士正要离开，看见他嘴唇启动，好像有话要说，就停下。

他的眼睛努力睁开，但未能办到。

护士俯下身，医院喧闹，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最美丽的情妇，上战场。

都做到了，我很满足。

” 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端详说话的这个人：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还在快速渗血，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

他却好像没有什么痛苦，说这些话时异常安宁。

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但不是没有可能的。

战争正在进行，什么都可能。

他又说了一些话，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但是太含混模糊，怎么听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英国情人>>

夜里，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

？ 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褪掉手套，洗了脸，坐下签死亡证明。

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他很机械地签着，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

签完最后一张，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才突然醒过神来，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有一张，名字有点熟悉。

他找到那一页，不错，就是这名字——裘利安·贝尔。

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母亲范奈莎·贝尔，地址是伦敦，布鲁姆斯勃里，戈登广场四十六号。

医生搁下报告书，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叫护士长。

护士长取来这个名叫裘利安·贝尔司机的遗物，不过是一个军用挂包。

医生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桌上，盥洗用具，一本手订的簿书，手书中分行的字，像诗，却是一种他不懂的文字，东方文字。

几页折叠齐整的纸，夹在诗集里面，没有装信封，字迹却很工整。

此信，请交给我母亲，在我死于疾病，或事故时，或是听到消息，或传闻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时。

开场很普通，明显是遗书。

不错，医生想，这小子还记得写遗书。

有遗书就省了大家许多事。

遗书相当长，他没有时间看。

他的眼睛扫了信顶端的写信时间和地点：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伏见丸驶进上海港时。

两年前？

中国？

什么遗书！

他的视线落在一条黄手帕上，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

暗花是竹叶，亮闪闪，翻一面，黄色淡了些，双面丝缎，很东方情调。

边角有个K字，像是手工绣的，深黄丝线。

他叹了口气，每个死者的遗物都挂着一串儿故事，埋入土里后，每个死者的故事都将是同一种苦味。

他把摊开的东西收回挂包，把死亡报告书再擦了一下，放在桌上。

医院秘书明天会来分别处理寄发。

他觉得从未有过的累，喉咙和舌头都像烫伤的皮肤一般难受。

他站起来，往后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

这时，他想了起来，他遇见过这个死者。

是好几年前，他跟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辩论如何制止法西斯全球扩张。

他记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杰，“布鲁姆斯勃里两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作家弗吉妮娅·伍尔芙。

她们俩中间坐着一个青年，亚麻色头发，健康，高大，英俊，就是笑声太响一点，明显在嘲弄台上说话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

他大约是说了一句什么特别逗趣的俏皮话，两个女人都大笑起来，搂住他的肩膀，似乎他是她们共同的儿子。

“裘利安·贝尔，”朋友在他耳边说。

“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据说是布鲁姆斯勃里‘第二代’诗人。

”演讲又被打断，会场闹哄哄的。

那位朋友悻悻地说，“自以为是的艺术家！”

”他倒觉得那个青年像个长得太快的孩子，依然被宠着，心里挺羡慕的。

那个地方叫青岛，轮船靠在青岛的小港码头，抛下铁锚，裘利安提着行李箱跟着旅客下船来，跳板刚站定，裘利安还未反应过神来，一辆人力车就到裘利安跟前，说了一大串奇怪的中文，夹几个大概算英文的词，他只听懂两个词Please, Sir。

这车夫年轻的脸，很诚恳，给他一个好印象。

以前在关于远东的纪录电影中看到过有这么一种人拉的出租车，不免有点好奇。

<<英国情人>>

于是他跨上车。

但他这么大的个子，一落座，车子就叽哑一阵乱晃，显然不是为他设计的车。

这中国苦力短衫短裤，穿得还算干净，但是背脊佝偻，拉车的样子，他看不下去。

或许每个中国人力车夫都是肺病相。

他想跳下车，让这病人拉着他，有些过分。

这情景肯定很像“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漫画。

可是，一旁的车夫正朝这年轻人吼叫，他的车夫想必因为拉到生意，正在得意地回嘴。

一看这局面，他只得留在车上，不能让他的车夫失望。

这是个傍山依海的半岛城市，海水伸入丘陵，留下一个手掌之形，可进可退，非常自如。

据说这山城近一百万人，两千年历史，但裘利安以前却从不知道这个叫Tsingtao的城市。

漫长的海岸线曲曲折折，岬湾相间，附近小岛或成串或散落于海水之中。

整个老城区，人口稠密。

人力车在栈桥上行驶，涛声夹有轮船的汽笛，一边是不同开头的海岸线，一边是欧式小房子，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山间茂密的树间偶尔会显出一个个颜色鲜艳的瓦屋顶，有点雾气，却感觉空气里的海腥味好闻。

山峦起伏，中国寺院和西式教堂相衬，那金色尖顶端的十字架，在烟岚中变幻。

他发现商店都开着门，因为店铺大部分没有窗子，柜台向街敞开，店堂里挂的干肉条，干猪腿。

好多店有装饰得金碧辉煌的神像，披红戴金的神仙，肥胖肚大的男菩萨狂笑，长圆脸的女菩萨发髻高耸。

街上市民有穿中式长衫的，有穿西装的，有半截中半截西的，各式各样。

一身破烂要饭的人，也不时可见，不过好像没有伦敦东区那么多。

陌生新奇的街道，使他忘了被人拉的不安。

人力车费力地上了一个小山坡，便跑得挺快，赶上前面一个喜庆的队列。

鼓敲得有板有眼。

西式乐队，像模像样，奏出的曲子，他却从未听到过。

最后出现顶八人抬大红缎轿子，配有五彩灯，色珠穿成凤朝凰图案居于轿顶。

奇怪的是，轿子三面嵌有大镜子，镜里人头拥攒，照得轿子热闹非凡。

人力车夫也许是自己图看稀罕，也许炫耀他的这个洋人顾客，尽钻空处，不一阵就靠近了花轿。

这时裘利安看到了摇摇晃晃的镜子，自己明显与周围人不一样，个子大，头发姜黄，鼻子大，眼眶凹

。看热闹的人不知在喊什么，肯定是嘲弄他的话，笑成一片。

从香港，到上海，再到青岛，西方人并不罕见，人们也不稀奇。

他明白，人们稀奇的是他在花轿上闪闪忽忽的脸。

“你这怪物！”

他对镜子做了个鬼脸。

生机勃勃的街道使他很高兴。

这时，车夫高声叫喊：“小嫚好盘目，小嫚好盘目。”

一街人也点头跟着喊。

裘利安听不懂，但他明白那手势，半举在空中的手，竖起大拇指——无非是说女人漂亮，新娘就得让人评论。

车夫干脆慢下步子。

原来新娘也按捺不住，偷偷揭起红盖头，掀开一边帘子，从轿子里露出一角脸，看他这个洋人的热闹

。车夫手指帘缝中新娘的脸蛋，说“小嫚，好盘目”。

满街都笑着应和“小嫚，好盘目”。

他和新娘对了一下眼睛，不明白这小女孩子漂亮何在？

胭脂红得有趣，一头都插满珠花宝玉，粉亮亮的人儿，帘子掀得更开了，想必是个娇惯的女儿，竟敢

<<英国情人>>

在婚轿上露脸。

他觉得像吉尔贝与苏利文的轻歌剧《天皇》里的姑娘，从伦敦的舞台跑到青岛的街上。

小嫫好盘目，他跟着说，相貌好，女人漂亮。

快接近目的地，他才意识到来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或许还可以另有一个结果：艳遇，异国情调，瓷娃娃似的。

当然，他来中国目的不是为女人，不过，为什么不呢？

并行不悖。

自离开骚桑普顿，漫长的航程，他一直在写，写一篇长文《论无产阶级与诗，一封给C·台·路易斯的公开信》，他一点也未觉得离开了西方世界。

文章写完，船过了印度洋，他才觉得应当学点中文。

找到一个中国旅伴，每天教他一个小时中文。

他想象中文字的图案，记住二百来个字和几个最简单的句子，应付一下而已。

乐队大鼓有节奏地敲十下，然后连敲三下，渐渐地那节奏落在了身后。

人力车终于脱离了人群，不过拐过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八关山山角。

他让人力车夫停下，多赏了几文钱给车夫。

他提着行李走上石阶，路上落满鲜花瓣，菊花最多，他喜欢这气味。

他补读过一些中国习俗之类的书，如果没错，这几天该是一个登高采花喝酒怀念亲友的节日。

十月初的天气，竟然丝毫感觉不到暑热，气温宜人，算是上帝开恩，天高气爽，一接近国立青岛大学校园，石墙庭院渐少，不过植满花草，绿荫也越多。

裘利安几乎不敢相信，他的住所竟是一幢独立两层德式小楼，前有庭院，后有花园。

国立青岛大学每位教授都配有这么一幢花园房子。

整个大学圈用了大半个树阴葱绿的小鱼山坡，绿瓦银墙，高低错落，面朝波光斑斓的海湾。

他到达时已近黄昏。

门卫给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一会英文系主任郑教授就急急忙忙奔来。

他在上海上船时从旅馆打了个电话给郑教授。

郑教授说要来码头接他。

他坚持不要。

郑教授像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长相斯文，个子却高大，穿着长衫布鞋。

英语说得很好，明显是学的“皇家英语”。

校方代为雇佣的两个仆人，原来已经在校门口等了他很久。

他们扛着裘利安的行李。

郑教授说有事先走，晚上英文系的同事设宴为裘利安接风。

裘利安的房子家具齐全，收拾得干净，有地毯、壁炉、沙发，中国人喜欢盆花，都放置得不用再摆布。

全白的墙和天花板，太白了一些。

他一向对居住不挑剔，但颜色不顺眼，却会使他皱眉。

他的画家母亲和她的男友邓肯·格朗特永远在不疲倦地装饰，涂弄墙壁，这是家族毛病。

而这套白房子，建在山坡上，望得见山坡下一片青蓝盈盈的海水。

从窗口俯视广袤的黄海在夕阳下变换色彩，几乎是地中海式景致，他再挑剔就过分了。

热水准备好，他到卫生间洗澡，真是不可思议。

想起他在南京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那里取到聘书，上面写着一年九百镑年薪时，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从未赚过这么多的钱。

父母一辈，生活方式也从不是贵族式的。

弗吉妮娅阿姨每次买点东西，都要痛苦地犹豫半天，家里汽车也是有的，却是二手货。

父亲克莱夫祖上经营矿业，但他的钱很少花在家里。

他们一帮人中，只有凯恩斯积累了不少财产——不过这个半社会主义者的钱只用来买画，资助俄国妻

<<英国情人>>

子的芭蕾舞团。

他从小没把钱当回事，但也从来手头没有大笔钱，现在年收入折合成九百英镑，而且不交税，每周只教九至十二小时的英国文学课，着实吓了他一大跳。

房租三十美元，两个仆人付得实在太高，就由于他们会讲点英文，二十五美元，而一般工人一年收入才十二美元。

食品一个月不会超过三十美元。

这么一算下来，他感到自己手头从没有这么阔绰过。

这不对，这不公平。

到中国教几节课，竟然比英国教授还挣得多！

他不无恶意地想，当局肯定知道他来中国的意图，才以如此优厚的待遇，驯化他成为一个布尔乔亚。

我在中国会成为一个面团团的资产者，这想法使他兴奋起来：肯定能让母亲的朋友们大吃一惊。

他用毛巾裹住身体，用刀片对着镜子刮脸。

头发一长就微微有点鬃曲，他怀疑此地的理发师能否对付这种怪头发。

他是另一个哥伦布，找到了金银铺成的东方，豪华美丽的古国神州。

? 仆人上楼的脚步，敲门声。

裘利安不快地问什么事？

仆人说，先生，七点整有出租车在山下等来，他来提醒一声。

裘利安走出卧室，两个仆人一般高矮，毕恭毕敬地等着他。

今后就要跟这两个家伙住一屋！

管家的四十来岁，一颗痣生唇边，嗓门粗走路慢，英语怪声怪调的，难懂极了。

他的中国名字太难记，叫他巫师吧；年轻的嗓门细些，眼睛灵巧，田鼠，肯定是个田鼠。

巫师说他已按郑教授旨意在车行订了车。

他让贝尔教授放心，到时就，他会叫他。

先通知他，是让他有个准备。

“准备？”

”裘利安不解地重复。

“先生，就是穿戴呀。

”巫师说。

<<英国情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虹影的这本小说，无疑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的后果，它拥有诸多知识分子话语的外在标记：措词典雅、优美，弥漫着世界主义（欧洲主义）气质，风格在劳伦斯和纳博科夫之间，却又充满女性特有的风味。

——评论家 朱大可 虹影的这本小说，她放弃了描写自己的个人生活，却没有放弃她的祖国的历史。

她探讨东西方之碰撞，以此批判西方之于东方文化的偏见。

——荷兰 K的言行不妨看做是虹影个人想像的化身。

这应是虹影一再诉诸神秘主义的用心吧？

女性欲望的压抑及解放，是她终极关怀的所在。

虹影的创作一向以冲破成规，无法无天著称。

这小说的种种实验，未必都能为男性中心的批评可取，但也再次证明她绝不随俗的努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王德威

<<英国情人>>

编辑推荐

一切都怪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是空的，那么容易与你相融，好像水倒进水里.....读《英国情人(最新修订版)》读好故事！

<<英国情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